

雲。雲。雲。

雲。雲。雲。

雲。雲。雲。

雲。雲。雲。



日月

安意如·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月 / 安意如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04-5248-3

I. ①日…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8699号

日 月

作 者: 安意如

出 版 人: 刘清华

出版统筹: 瞿洪斌

责任编辑: 丁丽丹

特约编辑: 于 桐

封面设计: 余一梅

封面绘画: 蛊么么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248-3

定 价: 3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21-64386496)

序言——日月为明，容光必照

我将以磕完十万长头之心，写完此书。

《日月》应是我五年来，写得最漫长和投入的作品。

当这个故事在心中逐渐成型，当这个名字在我心中显现，我便知道，这是注定的因缘。

完成这本书，对我而言，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朝圣，如书中的尹长生——索南次仁^①一样，回到故土，发愿磕完十万长头。

这是一次心灵的完整回溯和超拔。

若说这五年来我最大的改变，不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子，成为畅销书作家，不是身份际遇的改变，而是，我逐日确认了自己内心的归宿，找到可以信受奉行的信仰。

这是有福的。如我在书中所言，在这浪游的尘世，多少人心醉神茫，能在有生之年，找到心灵的皈依之所，无论是一地、一人、一事，即是至深福德。

这一切的改变，与那雪域高原隐秘关联，与那茫茫轮回之中的因果，更是密切相关。

我对西藏的感情，超越我的生养之地，超越所居的任何城市。

^①藏族中常见的名字。“索南”意为“福德”，“次仁”意为“长寿”。

这感情一旦被唤起，渐渐成为一种血脉里沉涌、跌宕，终至静默的情感。它与宗教、民族、信仰、经历无关。

西藏，在我的意识中，亦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不再是一个符号，不再是一个一相情愿的避世之地，我见的它的好和不好。辉煌和残败，均不能减损我对它的情感和虔诚。

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欲说还休，欲休还说……写作的过程中，我始终沉湎于这般深重的感情中。我对西藏的感情，不可言尽。这一本书，不是终结，只是起程。

《日月》是一个关于成长、超越、觉悟的故事。我二〇〇七年八月第一次入藏，在珠峰脚下的老定日，遇见了一个极伶俐的流浪小孩。一面之缘，是他触发我的灵感，由此构思出这个故事，这是此书的缘起。而今思来，却不知他身在何处，际遇如何。一面之缘，恐难再遇，人世茫茫，浮生之嗟，莫过于此。

初时只想探讨人的出生和成长的问题，以及一路行来，所目睹的现代商业文明对古老文化的侵蚀问题。渐次变成了探讨人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讲述一个人摆脱世俗的束缚、内心欲念的执障，寻根溯源，踏上修行之路，走向觉悟之途的故事。

我实质是愚笨的人，从构思到故事成型、写完，我花了四年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不断地游走各地。每一次，回到西藏，都是一次整理和剖白；每一次，匍匐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都是一次检点和回望。

无论我在做什么，我的心魂是与这个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联结在一起。他们行经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我曾亲身走过、驻足观望的。

体验无常。这书写的历程，犹如书中提及的转山之旅，本身即使不具备赦免人罪的能力，亦可使人付出长久的耐心和耐力，无形中成

为我对自己的检点、自省和修度。

游走中，我将自己想象成尹长生、尹莲、苏缙华、谢江南、范丽杰、Sam，这书中若隐若现的每一个人……试图在自己和所见的每一个人身上，找到光明和觉悟的契合点，剖解人性与生俱来的矛盾。

唯有，懂得自己才能谅解他人；唯有，宽悯他人才能解脱自己。开始懂得，我与众生，众生与我，并无分别。坚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光明和晦暗的部分，如日如月，执障与觉悟，一体同源，和光同尘，它终将被人证得。即使此时，我所知悉的不是究竟的答案，

从今开始的修行，允许自己困惑、怀疑、时时折转、退还反复，但心中，不存倦意、懈怠。

听到遥远而清晰地呼唤。心中渐次升起的正念、正信、正觉，是来自纯真本我的召唤。我寻回它，即将奉持它，如奉持心中的莲花。

故事的男主角——尹长生，藏名“索南次仁”，亦是长生之意。这个名字，来自李白的那首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在许久之前，我已认定，这是我小说里必将用到的名字。

尹长生的故事，可以看做仓央嘉措的现代版。两人都是突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一无所有变成应有尽有。但又心有不足，存在种种挣扎。生命的矛盾在于，不是满足了物质和地位，心性就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圆满。心识的混沌正是现代人所有精神疾困的根源。

市面上有很多写仓央嘉措的书，很多人谈论仓央嘉措，解析他的诗或人。仓央嘉措是不可解的，起码不可单纯作为一个情圣、情僧来理解。

我将仓央嘉措写入故事，塑造了长生这个角色，希望能够更全面地诠释“仓央嘉措”这个符号所蕴含的精神意义和价值。

仓央嘉措存在的意义，不是浪漫和叛逆，颠覆了众人对活佛的理

解，迎合了众人对爱情的喧嚣期盼，他昭示人性的自由广阔和觉悟的可能。他的境遇和状况，他的痛苦，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只是方法和形式不同。

我所擅长的不是写情节，因此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亦不算跌宕起伏，靠的是文字所营造的意境和意蕴。意图写出人物在不同的时段，对生命的理解和困顿。

生存的价值和方式该如何抉择？人所寻觅和追逐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孤独感与生俱来，焦虑感与日俱增，物理的乡关和精神的乡关混淆不清，生命的根源在哪里？

无论是生活在何方的人，爱与救赎，死亡与再生，纠缠与解脱，幻灭与真实，拘禁与自由，都是命定的主题，这也是这个故事要探讨和应答的内核。

微言大义，我所能给出的不是答案，是属于个人的理解。

对爱心存执念，生死大关，觉悟超越——这是我在这本书里书写的内容。

人性有种种弊端，亦有种种珍贵。得到和放下，同样不易。修行是希望和失望反复交递的过程，是可能终此一生都无法抵达和完成的事。

从当下开始，比永远踟蹰不前要好。

修行，不仅是佛教徒所为，它应属于每一个升起觉悟，试图超越烦恼拘禁的人，以自身真诚认可的方式，对生命做出的探讨和回应。

日月为明，明者为觉，觉而后悟。生而为人，不应泯灭本来的灵性之光。

慈悲喜舍，是这本书传达的意念核心。

如我当年借红楼一梦中贾惜春这个寥寥数语的人物，写出了《惜春纪》，那是一个关于女性，自证觉悟的故事。我自信表达了自己当时要表达的理念，即使它并不完善圆满。但我深信，懂得的人，会懂得，喜欢的人，会喜欢。

而今这部小说，背景放在现代，主角为男性，和《惜春纪》遥相呼应，如日月交辉呼应。

《永嘉证道歌》言：“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栽莲终不坏。”信然！我的小说，从来只与自性的觉悟相关。

超越性别、出生、境遇、种族、信仰，超越这人世交付给我们的种种身份标签，认知的困缚，宕开胸怀，接纳无常变幻，做一个真实坦荡、端正敬直的人，获得长久的安宁和喜悦。

慈悲的爱人即自爱，此生纵不能无憾，亦求无悔，问心无愧。在自省中觉悟前行，度过短暂的一生，这便是此时我所认知的“长生”和“永恒”。

目录

001 引

002 第一章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尹莲与长生启程离开甘丹寺当天，天空出现的景色让人驻足，那是长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日月同辉的奇景。空气清冷干燥，天空非常蓝。当金灿灿的太阳从山后喷薄而出，月亮高悬天空，色泽淡白，如一面沾满霜露的镜子。

066 第二章 流月将波去，潮水带星来

肉身缠斗的场面，对成人而言具有裂帛之美。撕开伪装，裸裎相见。若是以真心做引，肉身作伐的告祭，将引渡彼此到言语无法企及的彼岸。那种深邃宁静之美，与万物生长蓬勃衰败的秩序遥相呼应。

096 第三章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他身姿挺拔，面部轮廓如刀刻。喧嚣阳光越发显得他静默。那是一种积累了时间和沧桑的俊美。在明澈的阳光下，眼眶不知不觉被泪水积满。苏缙华被强光灯钉牢当场，舍生忘死地看着她的佛。她的佛，自西而来。

144 第四章 年来多梦少年事，唯梦闲人不梦君

他曾不止一次想过逃离这里，在他年轻激越的时候。然而，等到不得不离开时，二十五岁的仓史嘉措，再一次被迫离家的孩子，才真切感觉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留恋和热爱，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186 第五章 春来秋去忙如许，未到晨钟梦已阑

眼前长生和桑吉并立，皎如日月。此时她确知自己领
觉到两股亘古存在彼此呼应的强大力量，豁然到达，
流经了她，清除了内心的尘垢。缙华心有所悟，那一
瞬间仿佛走入一个从未看见的天地，体验到清静充盈
的法喜。

271 第六章 山河岁月空惆怅，今生今世已惘然

我们的存在就像秋天的云那么短暂
看众生的生死就像看着舞步
生命时光就像空中闪电
就像激流冲下山脊
匆匆消逝

346 终 日月为明，容光必照

351 后记

引

长生，我写下这个故事给你。

感谢你，成全了我。

我原本支离破碎的感情，即将涣散的元神，因你而凝聚重生。

所以，长生，你是我的佛，你来度我。

在梦里，我又看见你了。

在湖边。你的背影，绛红袈裟，火一样烧穿了我的眼睛。我眼中无泪，血已干涸。

未曾相见已相识，未曾相识已相思。我对你的感情，就是这样莽撞，惊心动魄，来势汹汹，不清不楚。

你，坦然受之。

山峦。深谷。你衣袖边流连的白云，隔断了，我的望眼欲穿。

你在看云。我在看你。

心若清空。我懂得了，什么是咫尺天涯。

一开始的距离，到最后也无法逾越。

第一章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壹

1

他终于，要离开这个地方。

在他的一生中，如此决绝的离去，只发生过两次。如同脱离母体出走，除非藉由死亡化去行迹，否则再也无法回转。

这一次离开，他三十七岁，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三十一年。离去时与初初到来时一样，他一无所有。

长生。他仿佛听到有人唤他。

睁开眼。四下无人。壁灯依然亮着。他看到墙上的钟，指向四点五十分。凌晨。

他坐起来，拿起笔。纸就在眼下，竟无从落笔。

想想。还是留了几句话——

“姑姑。我走了。愿你今后一切好。诸事我已托付杨律师。你回来可找他。

相忘。勿念。”

无署名。

他在夜色中离去，悄无声息，像一滴水融入大海。

若摩天大楼轰然倒塌，若世间一切貌似井然的秩序崩碎，若你与我，尘霜满面，相见不相识。我们所持守的信念是否能护持我们各自安然，孤身走完必经之路。

去了这城市的新车站，宽阔明亮齐整，处处显露刻意修饰后的崭新堂皇。记忆里的老车站看上去灰蒙蒙的，肮脏而残破。那时的火车是黑绿色车皮，样子很蠢笨，到站时又很嚣张地口吐浓烟。列车员身材粗壮，清一色是大嗓门，一脸严肃挥舞着小旗。乘客下车时，接站的人不比坐车的少，常常是一堆人一拥而上，簇拥着一个人，指指点点，大声说话。

但那时连忙乱无序都满蕴温情。不似现在，有气势但寡清。

“返老孩童？”他脑中陡然冒出这个词。听说人老了才容易心事重重，一不小心就跌回回忆里。一念闪过。自失、自笑，哪里是变回孩童，不过是内心逐渐退守旧日。如人老去时重返故土，难免心有微澜。虽然只有三十七岁，但他已不自觉地用老来定义自己。

三十一年前，他随同尹莲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天，差不多也是这个辰光——这也是他为何挑选这个时候离去的原因。

上车之后，不管身后人怎么推挤，长生一直固执站在门口，不往里走。说不清在抵抗什么，仿佛脚下是仅余的一块阵地，断不能失。直到身后咣当一声，车门关闭。他心往下一沉，如同被一股不知名却极为强大的力量推入另一个世界。列车渐渐驶快。他站在那里，望着窗外，景色模糊。心里一片荒芜，脑海中不断闪现往昔的片段。记忆像一地的碎玻璃，无声却冷硬地存在于那里。他才知道，自己原来记得那么清楚。

记忆如此霸道、持久、鲜明。那些以为被遗忘的过往，是潜伏的汹涌巨浪，瞬间呼啸而来，将他吞噬。这种感觉竟似当年溺水一般，

挣扎只会越陷越深。无望之中的心，却是静的，一星一点死灭。

他眷恋的，抑或是决意遗忘的那些人，那些事，都随同时光一起，无可挽回地离他而去了。

只是为什么？千帆过尽，木已成舟了，兀自情难割舍？

2

一九七九年春。

三月高原，清寒天气。

尹莲开车进藏，到达孜已经是下午，离拉萨还有几十公里。一边是拉萨河，一边是嶙峋山体。山上被雨水洗刷，冲去泥土，凸出坚硬的碎石，像是随时会掉下来。路面狭窄倾斜，路况惨不忍睹。这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被碾出一道道土痕。坑坑洼洼，颠簸起伏。路极难走，估计到拉萨得很晚。

尹莲一边开车，一边看路。前方泥石随时有可能掉落来。每过一个弯道，总是既兴奋又紧张。从车窗看出去，入眼皆是黄黑的山脉，连绵不绝。秃山顽石伫立在河两边，莽撞地拥到眼前来。山上没有植物，山石粗糙地泛着光，并不秀丽。

路边的树，青叶未发，光秃的枝桠裸露在寒冷的空气中，不屈不挠指向天空，好像誓要讨个说法。拉萨河水轻缓清澈，如青绿相间的碧带。河洲上的红柳，一簇一簇，是眼前触手可及的亮色。

空气里有一种仓皇的味道，叫人顿生寂寞。天空清澈斑斓。明湛的蓝色，饱和得像要滴下来，看久了的话也会令人很疲惫的。

春天的气息虽然寒凉，高原炎阳直射过来，仍是逼目刺眼。远方的山和路都像在水汽里蒸腾，车仿佛开着就会开到水里，或撞到土坡上去。尹莲心里一阵躁郁，拉下遮光板，带上墨镜，看世界暗淡了一

层。开得累了，下车来休息，在路边的摊子上买了几个野果，讨了水洗了，靠在车门边吃着。

从这路上就能远远地看见甘丹寺。半山腰一片庙宇，从高处逶迤而建，层层叠叠，回环起伏，如展开的金色哈达，气势不凡。

五彩经幡摇动，白塔鲜明，金顶灿烂，阳光下辉煌夺目。太真实的目睹，反而像海市蜃楼的幻梦。

尹莲想起入藏之前做的一个梦。梦里是一座藏式的寺庙，如眼前这般恢弘、沉静。法音梵唱，韵律齐整动人，似有神秘力量召唤。她攀着狭窄木楼梯，走上二楼。楼上一眼望不到边，数不完的转经筒中间有一座高高的佛塔。辨不清眼前的光明是酥油灯光，还是灼灼的日光，总之让人心生暖意。

许多人在转经。她顺着人潮走，看见人群中有个小孩沿着转经廊走。她心里觉得莫名亲近，居然就一路跟着那小孩，走到她都觉得很累了，依旧追不上，她又累又急又不肯放弃。

一时人潮退去，那小孩回头，居然是谢江南年幼的样子。她大吃一惊，站住了，正迟疑间，却见那小孩顽皮笑着招手，感觉上是谢江南在说，我在等你呀！带我走吧。

她心中又喜又悲，再看自己，也变成了年幼时的样子。因为追不上谢江南，眼看他消失，待在原地，哀哀地哭。

醒来时她脸颊犹带泪痕。明明感觉此梦未完——这个梦使她念念不忘，一度她企图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白天都在使劲回想追溯，想找到契机回到梦里去，延续梦中的情节。看清楚那个小孩到底是谁，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尹莲确信那小孩说的是：“带我走吧！”但最后到底是谁带谁走，她混淆了。那个梦如一闪而过的惊鸿，再也没有回来过。

以后的梦里，绕满经幡的白塔，红墙巍峨、金顶绚烂的藏式寺庙

一再出现。就连拉萨，年幼时行过的古旧街巷，残破的青石土路，灯火昏黄、笑语喧腾的小酒馆，都久久存在于她的念想中，一心探究的情节却从此下落不明。

梦中，铺天盖地的阳光，像永不熄灭的璀璨火种。沐浴在这样的阳光里，灵魂好似被照亮，变轻盈，整个人不再沉痛，悲哀羞耻地无处藏身。

得知谢江南结婚的消息，两人深谈之后，尹莲知事无挽回，亦深知他的绝情。潜在是想逃避，自我放逐，最好一人远至天涯海角，人迹罕至。她甚至想过死在外面，天地之大，人身渺小，连尸骨都不被找到。

感到冥冥之中宿命的指引，尹莲有强烈的心愿要回到藏地去。寻回什么？是当年的谢江南，还是当年的自己，还是曾经相爱，无所畏惧的赤子之心。

是。你拥有他的现在，而我拥有他的过去。尹莲这样宽慰自己，亦与那不曾相识的女子交言。

如果能够，藉由这趟藏地之行，洗去内心的尘垢。如果能够，勘破，解脱……留在这里，哪怕是死在这里……无论结局之后的结局如何，算是给自己一个彻底的交代和慰藉吧。

沿途也参拜了不少寺庙。此时，面对着甘丹寺，尹莲隐隐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回到了久违的亲近之地。

寺主甘丹赤巴^①是父亲尹守国的故交。一九五一年签订和平解放

①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法位继承者，也是西藏格鲁派核心甘丹寺及哲蚌寺、色拉寺拉萨三大寺的最高法台。藏传佛教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的法台即甘丹赤巴在格鲁派中享有极高地位，甘丹赤巴选任制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有别于其他寺院寺主的传承方式，主要体现在只重视佛学学识，而不重出身，通过层层考测、选拔，能成为甘丹赤巴者，大多不愧为一代佛学宗师。

西藏十七条协议，尹守国奉命率军进驻拉萨，对甘丹赤巴和寺中僧众多有照顾，甚得敬重。尹莲年少时多次到甘丹寺，对这个寺庙和这里的人比较熟悉。

车开到寺前就停下，尹莲一路走上去。从半山腰往下看，眼前是一片平坦开阔的腹地，欣欣然有绿意。群山莽莽，山间的青白炊烟，像千百年不曾消散过那样漂浮着。墨黑丛林隐于其后，明净苍穹悬于其上。

寺庙周围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子，是僧侣的居所。那墙上的白色因为年久而泛黄变脏，窗户和门上都长出了野草，却因此增添了几分沧桑的情调。

寺庙里，身着绛红僧衣的古修拉^①，手持念珠静然走过。他们与这时日无扰。措钦大殿门口的石阶上，有两个年轻的英迥拉^②坐着聊天。他们抬头看了尹莲一眼，两双眼睛寂寞而宁静。

尹莲向他们合掌示意，跨入了昏暗的大殿。

尚待整修的大殿与她记忆中略有不同，然氛围如旧。肃穆，略显阴沉。经堂正中放置着僧人讲经上课时用的卡垫。

佛前长供香花、净水、明灯。有信众往大缸里添酥油，喃喃自语，将头贴在法座上躬身礼拜。毡垫上打坐念经的古修拉僧衣耀眼如火，与佛案前跳跃的烛光交相辉映。他面目黝黑、沉静。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头翻阅面前的经卷。

绕佛三匝，行五体投地大礼。虔诚礼拜。额头重重叩上地面，匍匐在地时，泪水夺眶而出。依次礼拜毕，尹莲跨出大殿。

黑暗像一道闸门，切开了内外两个世界。外面阳光强烈，劈头倾

①藏语对僧人的敬语，尊称。

②小僧人。